

# 張大千敦煌傳奇

(本文插圖刊第43頁)

●竇景椿(前監察院山陝監察使署科長、考選部司長，現任甘肅敦煌國大代表)

## 茹苦含辛三年於茲

民國廿九年(一九四〇年)十月間國畫大師張大千到達敦煌，因摹莫高窟的繪畫藝術，名馳中外，最初他抱著遊覽的心情去看一看。一經接觸到這博大精深而豐富的繪畫題材，越看越感興趣，遂決心留居敦煌，研究臨摹。敦煌千佛洞有上中下三個寺院，大千借住中寺，石窟南北約長兩華里，來回參觀居中較為方便。千佛洞距縣城約四十華里，交通不便，一切食宿應用物品，須由縣城供應，附近既無農村，又無商店，雖出巨資，亦難購辦。幸有一商人劉鼎臣，志願與大千結交，劉君亦商亦農，家道殷實，田園車馬俱備，大千日常應用食物果蔬之類，皆由劉君購辦運送。純屬義務性質，不計酬勞。當時正值抗戰時期，後方的物資極度缺乏，對於日常生活需求，難得有充分的供應，談不到享受舒適，尤其在冬天寒冷的季節，禦寒設備，極為簡陋，睡土炕燃燒木柴以取暖，如果縣城內的食物用品未及時運到，只有以清淡的伙食充饑，大千在這樣艱難的生活中，刻苦自勵，未萌退志，毅然堅定他對臨摹壁畫的志願，不稍懈怠，每天必定到各洞中參觀，有時雇用工人扛着梯架，攀壁觀察，直到興

盡為止。爲了臨摹記憶方便，他把石室三百多個洞壁，一一編號，(規模小無壁畫僅有塑像者不計)遇着特別有心得的地方，細心臨摹，各洞的壁畫繁多，成千上萬的圖案，美不勝收，他自己的體力，實在無法兼顧時，便不惜重資延聘青海塔兒寺擅長繪畫的喇嘛教人代爲分勞描繪，所獲的成果，不過千百之什一，仍未能窺其全貌，盡興收藏。千佛洞年久失修，有些洞口爲風沙擁塞，於是雇工排除積沙進入洞中，尋摹有價值的壁畫，有一次他在沙堆中發現一個切斷的乾枯人手，骨節粗長，用書寫的紙卷裹著，中間爲血跡污染，從周圍文字片斷的記載看來，是記述與吐蕃作戰失利的經過，不甚完整，此項血跡遺物在民國卅二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時，大千移送研究所保留。當時筆者服務監察院戰區第二巡察團，應教育部聘任爲該研究所的籌備委員，由西安返敦煌故里，協助籌備成立，得與大千會晤，乾枯人手，係親眼所見，三十二年夏秋之交，大千先生束裝離敦煌。

## 掘古之嫌以訛傳訛

民國三十年夏間，我隨監察院長于右任由蘭州前往敦煌，爾時大千居留在千佛洞，陪同右老

參觀各洞壁畫，隨行者有地方人士、縣府接待服勤人員及駐軍師長馬呈祥等人，參觀到一個洞內，牆上有兩面壁畫，與牆壁底層的泥土分離，表面被火燄薰得黑沉沉的，並有挖損破壞的痕迹，(因民國十年蘇俄保皇黨軍失敗，由新疆運送北平過境時，全縣人民驚惶，恐受滋擾，遂安置俄軍在千佛洞駐紮，破壞之處甚多。)上面的畫像，似是清人建造。因過去信佛者修建洞壁畫像，嘗把舊洞加以補修，改爲己有，但此洞原有畫像，欲蓋彌彰，從上面壞壁的縫隙中隱約可見畫像的衣履，似爲唐代供養畫像，大千向右老解釋，右老點頭稱讚的說「噢，這很名貴，」但並未表示一定要拉開壞壁一觀，當時縣府隨行人員爲使大家儘可能看到底層畫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層張開欲裂的壞壁，不慎用力過猛，撕碎脫落，實則年久腐蝕不拉亦將脫落。果然底層的畫像出現，係唐代歸義軍節度使張義潮時期的供養像，堪爲研究歷史者之珍貴資料。適有外來的遊客，欲求大千之畫未得，遂向蘭州某報通訊，指稱張大千有任意剝落壁畫挖掘古物之嫌。一時人言嘖嘖，是非莫辨，嗣後大千抵蘭州時，檢查人員誤信謠傳，以爲他滿載敦煌的古物，將其行李扣押，後經詳細檢查，皆係臨摹的畫稿。經過此次的誤會

，遂蒙受不白之冤，嗣後政府播遷來臺，有時聞人談及，以訛傳訛。筆者因親自目睹，嘗為之解說，以釋羣疑。

### 大千因敦煌而有成

大千為人敦厚和藹，平易近人。當年在敦煌期間，我家收藏的書畫甚多，大千嘗借閱四部備要，以助研究參考，因而與家兄景桂友善，曾作畫三幅答謝，彌足珍貴。先嚴星五老人所遺繪畫中有梅松博古山水等件，請大千鑑評，頗受稱許，大千謙沖的態度，令人感佩。民國卅二年大千離敦煌不久，我即過返西安工作，路經蘭州，他住河北（黃河的北岸）某友人處，我去看他，留我便餐。當時我欲求畫，知其為人有鄭板橋的風格，求之反不可得，未便冒昧開口，他撫案自刻印章，和我談些敦煌民間的故事，高興之際，乃展紙一幅，繪成松下觀瀑圖，題贈於我，真使我喜出望外，可惜此畫在南京播遷時遺失。民國卅八年在廣州相遇，我不時過訪，共話敦煌往時的情景，頻頻探問他過去認識的人，都一一道出姓名，念念不忘，足徵他天性純厚慈祥，是一個富有感情最為念舊的學人。旋在澳門一家餐館碰見他，已餐畢，行將離去，贈我炒牛奶一盤說：「這是很別緻的烹調，一嘗為快」，待人誠摯熱情，至今銘感難忘。民國四十四年他來臺北將轉往日本籌開畫展，在離開臺北的前一天他對張目寒說：「這次來就是沒看見寶景椿。」目寒轉告於我，即時驅車往訪，匆匆話別。他到日本給我寄畫一張，題曰：「景椿仁兄，別數年矣，此次重

晤臺北，把晤歡騰，共慶無恙，頃又將別去，為寫數筆，離緒滿襟，不能結構，為悵悵也，弟大千爰。」他給我贈畫題款，如此親切感人，實屬罕見，而今親畫思人，愴懷無已。

敦煌在漢唐盛世，為西北重鎮，自宋代以後，經過多次的戰亂，嘗為回鶻番夷所據，明代不堪邊事的紛擾，封閉嘉峪關，敦煌不予設治，遂成為番夷通商雜居的所在，從此敦煌漠漠無聞，

清雍正間設縣移民，規模漸具，清朝末葉，敦煌石室文物被人發掘，開始引人注意，僅僅有少數學者從事研究，民國肇造，由於國內戰爭頻仍，對西北荒漠中的石室文物藝術，仍未普遍的受人重視，自張大千遠涉敦煌，虔心臨摹石室的壁畫，宏揚藝術的精神，傳播各地，越增世人對敦煌的印象，可以說「大千因敦煌而有成就，敦煌因大千而名益彰。」

## 聖文 張大千傳奇 全一冊 徵求預約

王成聖·樂恕人編著

定價新臺幣二〇〇元預約一四〇元

中外雜誌社為紀念國畫大師張大千九十冥誕應讀者要求特商請王成聖、樂恕人教授編纂「張大千傳奇」一書，要目有：王成聖「張大千的故事」、羅才榮「張大千擺龍門陣」樂恕人「張大千趣談」、「張大千的風趣」、「張大千的興趣與煩惱」、「張大千的口福豔福」、「大好人張大千」、「畫傑人豪張大千」、「三張一王的轉轉會」、「奇人妙語歡心事」以及當代名家耆宿：黃杰、黎玉璽、郎靜山、楚崧秋、劉昌博、王天循諸先生各篇曾在中外雜誌及時代文摘發表的懷舊憶往，大好文章，附以「張大千談畫」、「畫說」等篇大千名作。二十五開本，定價新臺幣貳佰元，預約一四〇元，五月底出書，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